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2 2004
(第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

李 萍, 陆卫明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他的中西文化观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有着内在指导意义。文章从陈独秀的文化社会整体观出发,考察了其中西文化观的内容,并对此作了分析。

关键词: 陈独秀; 五四时期; 文化社会整体观; 中西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 K261.1;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2-0117-05

自辛亥革命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垮台,随着这一长期统治中国的政治核心的土崩瓦解,长期遭受压抑的知识界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思想能量,必然引发一场激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作为传统文化轴心的儒学尚未倒塌,其历史惯性作用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甚至支配人们的内心深处。作为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犀利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并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一、陈独秀的文化社会整体观

陈独秀对于文化的概念认识很宽泛。他从文明这一角度出发来衡定文化的内涵,认为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人类自从诞生后,便是漫长的教化过程的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思维和创造的能力不断发展提高,文明终于演化成了人类社会全部财富的标志。这时候文明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传统中国来讲,耕织、商业是属于物质文明范畴的,而儒家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可以说是精神文明;西方社会也是如此,既有繁荣的物质生活,又有因此而生的宗教、艺术等精神生活。这样,陈独秀就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对军事而言(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1] 陈独秀将文化定义为观念形态,是一种狭隘文化的理解。但是,从该定义出发,陈独秀将科学视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大力提倡推行科学概念,“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1] 这样,他对文化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定进步性的。

陈独秀基于自己对于文化的独特理解而提出了“文化社会整体观”,而他的中西文化观也正是基于此构建的。文化社会整体观首要的是论述了社会决定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的反作用,其次阐述了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和发展性的特点。

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2]。不同的社会和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这就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但是陈独秀对文化的反作用具有夸大的倾向。他十分坚信文化的力量,曾说:“新文化运动影响到

收稿日期:2004-02-11

作者简介:李 萍(1977-)河南新乡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教.

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变现实政治羁绊。”[1]正是陈独秀过分夸大了文化的力量和作用,在中西文化的论战中,更加突现他的犀利和某种程度的偏颇,而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陈独秀认为文化具有社会性,必然的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而且两者是统一的。“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正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威。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3]但是随着社会进步,时值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因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而使得‘人心社会划然一新’[3],而东方社会的文明仍处于封建文化的旧窠臼。可见,陈独秀阐述的东西方文化分别是东方封建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即近代文化。至于文化的阶级性,陈独秀在批判孔教的时候将其揭示得淋漓尽致。他指出:“中国的社会制度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而‘孔子主张宗法制,也不过为着这些制度适应当时社会的状况罢了。’例如‘祭祀孔子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生活’[4]的明证。他又批评说‘每逢中国政治反动一次,孔圣人便要走运一次,可见反动势力和孔圣人本是一家眷属’,“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当作神圣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4]这正是文化阶级性的表现。因此,文化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其价值就是统治阶级通过掌控社会主流文化,使该文化的价值核心始终能够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

文化的发展特性同样也是陈独秀坚持的,“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2]所以空间上没有必有之道,时间上也没有万世不变之宗,那么文化相应于社会变化也就应该不断变化更新,否则将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正是基于以上的文化观点,陈独秀强烈坚持文化革新,以适应时代要求,主张必须对已有的中西文化进行辨析,梳整两种文化的差异,以期找到文化重新构建的坐标。

二、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

陈独秀对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做了自己的理解。他从文化社会整体观出发,认为东西文化都非世界文化的全部,而只是其组成部分。早期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很是相似,但是参照进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和社会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水平的因素,东西方文化发展在时空上呈现了快慢之势。

对于中国文化,陈独秀认为‘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5]它的基本特质是:以安息为本位,听之天命,顺从自然,消极厌世,保守苟安;以家族为本位,灭却个性,牺牲自己,注重感情,讲究虚文,直觉空想,迷信权威。中国文化在古代有相当高的价值,也曾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它养成了藐视周边民族文化、唯我独尊的民族心理和个性,并可悲的沉淀成民族惰性。正是这种惰性使得它错过了好几次与外部文化碰撞发展的机会。因此这种文化只能是千古不变的同一封闭文化,深令陈独秀痛斥。民族惰性养成了依赖性,从而‘ 贱个人生产力,导致生产日微;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在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导致专制政治。’[5]总之,中国封建文化与现实社会背道而驰,成为过时的文明。

而西方近代文化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促进了欧美近百年来的物质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世界文化的地位,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它的本质是:将自由、平等、民权等说立为西方文化精神;崇尚人的力量,征服自然,积极进取,奋斗向上;以个人为本位,推崇个性解放,人格平等;重法治,讲求实力、理智体验,倚重国民[5]。

基于对中西文化的上述认识分析，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陈独秀主张推行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代替儒学传统的新文化模式，进行彻底的非孔批判，开展一场仿效法国启蒙模式的激进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反孔的根本原因是“孔子之道”逆于现代生活。“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2]因此孔教在现代社会已丧失存在的必要。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陈独秀并非凡古皆非，见古就打。他的非孔是批孔，而不是铲孔。他也并不完全否决孔子思想的价值，其反对的是统治阶级把孔子学说教条化，并把孔教捧上九天，将孔教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他认为，崇孔侵害了宗教自由原则。“君权与教权，以连带关系，同时削夺，为西洋近代文明史上大书特书之事。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6]孔教决不能写入宪法，强人从同，否则必将导致宗教冲突。

其次，陈独秀批判孔教，主要矛头是指向三纲学说。“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7]在陈独秀看来，孔教与近世以来西方文化背道而驰依然是使中国僵滞落后的原因，因此儒教孔道不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同时，陈独秀又非常认同法国学者孔德的实证主义进化论，采用“宗教 - 玄学 - 科学”的三阶段文明进化图式来分析文化的发展轨迹，从而认为现代社会将以科学取代古典社会宗教和玄学。他认为“人类将来真实之言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人类将来之进化，就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之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契合。”[8]陈独秀坚持以科学统整宇宙，以知识取代信仰是强烈的唯科学主义论点，带有强烈的启蒙理性主义倾向。“民主”同样也是陈独秀非常推崇的西方价值理念。他甚至相信，“科学”与“民主”是万能的，可以救治中国文化的一切黑暗。

在东西方文化调和与否的问题上，由于陈独秀有着急于寻求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急躁情绪，同时他又将西方社会进化论作为文化运动的理论武器，因而他坚持了反传统和西方化必须同时彻底进行的主张。“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8]至于孔教除了不适于现代社会，而且还因“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8]可见在文化问题上，他处处显示出彻底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倾向。

三、对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评价

首先，陈独秀主张文化社会整体观，凭借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发展性之特点来构建他的中西文化观，从中透露出他的文化认识上的世界主义倾向。

他十分重视先进文化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主张着眼于时代需要，做出文化抉择。他指出：“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9]他主张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财富，强调文化的世界互通性，主张打破文化封闭的状态，换之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世界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本身并无异同，“只有时间上进化的缓慢，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10]基于时间的历史落差而形成的东西文化差异，其实就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差异。那么他对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就当然的是从文化发展历史脉络以及文化的心理层次

出发来分析的。包括民族性格,人生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心理,价值观念以及两种文化发展的前途等等。

这种文化认识上的世界主义倾向,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和内核,对认识近代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但是它毕竟未脱离"文化单元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窠臼,甚至存在着把现代化与西化相等同的倾向,从而使之具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程式化的缺陷。

其次,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选择上,存在着激烈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倾向。

在对两种文化的认识上,陈独秀并非是一概的肯定或是否定。陈独秀确实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价值,"儒术孔道,非无优点",对"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11]同时陈独秀也没有认为西方文化是完美文化,例如西方的道德也不够彻底。但是,出于救国的急切心理,也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腐朽造成中国之落后的愤恨,陈独秀在文化的选择和构建上也出现了过激倾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他认为能够拯救中国的西方文化,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矫枉过正的认识。他在批判东西方文化调和的问题上曾经比喻说,就像货物买卖一样,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如果讨价五元,那么其结果不过是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三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者的意见,自始就五分,最后的仍然是二分五。"[11]从中我们可以明白了陈独秀在文化构建和思想启蒙的运动中为何对东西文化的采纳与否以及采纳程度的问题上,采取这么坚决的全盘否定和肯定的态度。不可否认,这种矫枉过正的决绝态度对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反封建的启蒙作用起过重大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具有一种形式主义的偏向,成了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全盘西化论"的滥觞。

其三,陈独秀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并未触及两种文化的核心差异。

陈独秀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主张用科学民主取代儒学传统,忽视了一个深刻的文化课题:近代西方文明当真能取代东方古典精神传统,从而成为中国的精神支柱吗?因此中国在倘若彻底抛掉孔儒之道后,将面临着难以避免的认同危机和意义危机。既然这一难题还未被陈独秀意识到,那么有些急功近利、急于通过文化的重新构建来实现救国的陈独秀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也只能停留在社会伦理层面上了,而对两种文化的核心精神之比较——儒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却迟迟没有实现。尽管他的中西文化观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要深刻得多,能够从文化的心理层面上认识中西文化,通过现象来实现对核心精神的领悟,通过具体内容对文化的普遍特征进行概括,比起维新派和革命派仅仅从学术、制度层面上批判旧文化,提倡西洋文化要先进,但是他所倡导的科学只是属于知识范畴,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也只是社会理念,都不具备精神价值的终极超越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在后期陷入了深刻的内在困境。

此外,还必须指出,陈独秀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未能掌握科学的理论武器,也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支持,因此他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呈现多元化,导致其中西文化观存在某种不合理性。

亡国灭种之危险使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急不择路,凡是西方富强之国的学说,都拿来一试。陈在哲学上,采取了进化论的思想;文化观上又以文化社会整体观为基调;政治上推崇西方的民主、平等之说;甚至曾将实证主义、个性解放等武器都拿来一用,显得十分芜杂和散乱。加之陈独秀虽具文人特质,但是特定时代使得他过多投身于社会实践,而未暇专注构架自己的中西文化观,他自己坦承:"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作品,而且没有系统的理论,不过是直述我的直觉罢了"[12]。

当然,我们要站在历史高度上来客观的评价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尽管其中西文化观在理论支架以及可行性等方面有着明显不足,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但这已经是在那个特定时代所给予的理论条件下,陈独秀所能做到最高水平。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其他五四精英们体现了他们大无畏的精神,通过文化革命,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又将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引入中国,掀起了思想界的启蒙巨澜。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局势下,中西文化如何选择融合,仍然是我们进行先进文化建设面临着重大课题,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观将会给我们留下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512、513、516 .
[2] 陈独秀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152、151 .
[3] 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79 .
[4]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33、375 .
[5]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97 .
[6] 陈独秀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138 .
[7] 陈独秀 一九一六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 ,1981:103 .
[8] 陈独秀 陈独秀文存[M] 中华民国十二月四版 上海东亚图书馆印刷发行:660、91、152、697 .
[9] 陈独秀 新青年宣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 北京:三联出版社, 1981:427 .
[10] 陈独秀 精神生活,东方文化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402 .
[11] 陈独秀 调和论与道德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428 .
[12] 陈独秀 陈独秀文存·序言[M] 中华民国十二月四版,上海东亚图书馆印刷发行 .

Chen Duxiu's Viewpoints on Chinese Cultuie and Western Cultare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LI Ping, LU Wei-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j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As a typical influential activist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Chen-duxiu's standpoint 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has great instructional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 Starting with Chen-duxiu's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 of culture with society, the content of his viewpoint 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has been explained in detoil and analyzed rationally in the paper .

Key Words: Chen-duxiu; May 4th Period; the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 of culture with society; Viewpoin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